

青春万岁

王蒙

丁 12^{ok} / 13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作品以北京某中学毕业班一群女学生的生活为内容，生动细致地描写了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前夕，青年学生对好生活的向往，和为祖国献身的渴望，以及他们在追求这个美好过程中的成长。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充满情的沸腾生活，和青年们那种纯真、善良的集体主义精神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感染人、鼓舞人的力量。

青春万岁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2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

1998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0

书号:ISBN 7-80615-489-2 定价:16.8元

序诗

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
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，
和幸福的瓔珞，编织你们。

有那小船上的歌笑，月下校园的欢舞，
细雨蒙蒙里踏青，初雪的早晨行军，
还有热烈的争论，跃动的、温暖的心……
是转眼过去了的的日子，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，
纷纷的心愿迷离，象春天的雨，
我们有时间，有力量，有燃烧的信念，
我们渴望生活，渴望在天上飞。

是单纯的日子，也是多变的日子，
浩大的世界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，
从来都兴高采烈，从来不淡漠，
眼泪，欢笑，深思，全是第一次。

所有的日子都去吧，都去吧，
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，
多沉重的担子，我不会发软，
多严峻的战斗，我不会丢脸；
有一天，擦完了枪，擦完了机器，擦完了汗，
我想念你们，招呼你们，
并且怀着骄傲，注视你们。

1

“姑娘们，现在，我们的幸福泉开始喷水了！”

十八号帐篷前，女七中高二班的孩子们挖了一个小小的“泉眼”。上午九点钟，她们刚刚爬山、看日出回来，不顾疲倦，围了个圈圈，举行“幸福泉开幕典礼”。

梳着短辫子的、身材灵活的袁新枝，郑重而又幽默地作了如上的宣布。然后，她在清脆的掌声中弓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把“泉眼”上的瓦片挪开。活鲜鲜的水，一下冒了老高，溅湿了袁新枝的绿裙子。水柱接着矮下来，离地只有半尺。

她们拥挤着，用自己的漱口杯，一人接了一杯水。

袁新枝以自由神高举火炬的姿势把漱口杯举起，忍住笑，庄严地说：“干杯！”杯子叮叮当地碰在一块。大伙把杯子拿到唇边，仰脖子喝了进去；冰冷、苦涩、带着牙膏味儿。

“棒极了，能气死卖汽水的！”孩子们一边叽喳称赞，一边扭动舌头，吐出砂砾和土块子。

这时，五个穿着裤衩、很有运动员风度的女孩子远远跑来，她们骄傲地挺起胸，克制着倦意。离近了，为首的周小玲喊道：

“我们来了，怎么不欢迎啊？”她揩一揩额上淌着的汗。

她们是“红色勇敢者旅行小队”的队员，今天摸黑从城里动身，徒步走来，准备和本班的同学一起参加营火会。

“欢迎，欢迎，请喝幸福泉水！”大家拉住勇敢队的队员，一人灌了一口水。

周小玲挣脱开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妈哟，一点也不幸福。”又问：“郑波呢？”

“郑波在营部开会。”

“她妈病了，她舅母让她快回去。”

“哦。”大家静下来，袁新枝去找郑波。

孩子们在西郊的草地上露营，三十多个帐篷排成一个凸字。用竹竿和树枝，扎起了营门，营门上端插着一排小彩旗，迎风飘舞。彩旗下边，是柳叶编的四个大字：“快乐的营”。

进了营门往左，可以看见高高搭起的塔形的了望台。值勤的“哨兵”，扶着军棍，站在台上，警觉地俯视着营地的四周，俯视着田野、道路和池塘。有时也禁不住放松自己的职务，望望空中多变的云彩、时淡时浓的远山的轮廓，和那边堆满石块的高岗子。从那里，清清的河水稀里哗啦地流过来。

每天早晨三四点钟，天还黑，孩子们已经被无边的兴奋搅得睡不着，谁都不说话，怕吵着别人，只是静静地躺在稻草垫子上，听那清晰可闻的喧嚣声响：有呼号、走步的声音，那是附近的部队为了准备国庆检阅紧张地操练着；有木轮车咯吱咯吱推过；还有从遥远的工地上广播的，随着风一会儿大，一会儿小的评剧唱片《小女婿》和《刘巧儿》；也偶然听见一两句含糊的叫喊，或是火车汽笛的高吭鸣声。不论醒的多么早，不论周围的一切在表面上是多么平静，但孩子们细心地躺在帐篷底下，紧挨着心爱的土地，就总听得见这一切又协调又混乱、又清楚又模糊、又复杂又单调的声音。孩子们从而确信，全体都睡觉的时候是没有的。当辛劳的人们钻入安乐的被窝，轻松地喘上一口气，闭上自己熬红的眼睛的时候；另一些辛劳的人民已经穿好衣裳，掏出翻在里边的领子，打打鞋上的土，

骄傲地奔向自己的生活，担起种种的任务了。生活的旋律就是这样无尽无休，嘈杂而且强壮。

然后太阳升起，新的一天开始。孩子们欢呼野营的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青春的无价的节日。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新发现，所有

的一切，都归我们所有。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，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，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，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，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。从早到晚，大家远足，野餐，捉蜻蜓，钓鱼，划船，采集野草野花，登高望远……直弄得筋疲力尽。天底下快活的事儿好多哟，从前竟没有作过！这些事儿今天来不及作完，时间过的真快！只得等明天了；明天还不快来，时间过的真慢！

晚上，灼热的空气还没有散尽，就寝号已经吹起来。号手站在野营“仓库”旁边，呜呜地使劲吹，他看着满天的星星，满意地体会着自己的地位的重要，又惋惜由于自己一吹，孩子们的欢笑吵闹顿然消失，星星也变得又高又远，只剩下成群的青蛙，它们的大合唱才刚刚开了头儿。

这就是首次的露营生活，在一九五二年夏天，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三个年头。

郑波被袁新枝叫了回来。周小玲拉着她的袖子，告诉了她妈妈的情况。她说：“也许不要紧，我妈有老病根，常犯。可是一回去就参加不上营火晚会了，真有点倒霉。”

“岂止有点！简直惨透了！”说这个话的是杨蔷云，郑波的好朋友，她有稍高的个子，肌肉显得绷紧。她没有通常的所谓“美”——修长的眉毛，高鼻梁和小嘴，但是在她的脸上，目光里，却象是拥有照耀一切人的光亮。那丰富的，多变的，不断闪过的表情，使每个注视她的人都会眼花。听周小玲一说，她好象比郑波还着急，右手捏了一下左手的小指头，说：“要是你不在，我们开营火会多扫兴呀。”

郑波说：“我不在要什么紧？你不在才真扫兴呢。对了，我还没喝咱们的幸福水，喝了水，就走吧。”

郑波喝了水，朋友们又活泼了。杨蔷云眨了眨眼，叹口气说：“我送你上汽车去。郑波点点头。杨蔷云轻快地跑在前面，向汽车站去了。

周小玲低头钻进十八号帐篷，别人随着进来。虽然这个帐篷最大，而且取去了帐篷“帽”，可是里边仍然显得闷暗，有一股油味。周小玲在堆满了行军壶、绳索和毛巾的一角坐下，两腿弯曲在左边，左手支持着，右拳敲着走累了的双腿。“好房子！”她摸一摸铺地的草垫，称赞着：“可是太热了。”

“不，到早晨可冷呢，那时候，露水湿透了帆布，连头发也象水洗了似的。”别人给她解释。

“我从咱们学校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！”看看大家被她吸引住了，周小玲又泄气地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想用‘惊人’这个词练一练造句。”

杨蔷云跑进来，几乎被伸在稻草上的许多腿绊倒，她说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大白天价跑到帐篷里……”

“嘘……周小玲带来了新闻！”别人打断她。

“据说，”周小玲强调这两个字，以开脱自己的责任：“根据上学期的考试成绩，学校要发一批奖章。”

“得奖章有什么好处？”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长得聚成一堆的胖胖的吴长福，端正地盘腿坐着问。

“坐电车可以不打票。”李春嘲笑着。

“昨天开了校务会议，据说，下学期起功课要特别特别严了。”

“真糟糕，我这一个暑假还没念过书，原来订了个温书计划，一玩，就忘了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，前天我还看见你温代数。”

“想想吧，明年就是高三，本来高三的功课就够紧的，再普遍地严一家伙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要得奖章准有你……”

“你敢说！”

“我就怕代数……”大家议论起来。

“还提考试成绩呢，”蓄云好象不太相信周小玲的消息：“上学期我有半个月没上课，在节约检查委员会誉写材料，大考时候我真怕不及格！”

“是啊，上学期谁也没塌下心念书，为什么要发奖章呢？”袁新枝问。

“为了让你下学期塌下心念书拜！”李春的话好象从鼻子里说出来，然后她仰头躺下，从帐篷洞口望着远处的天空。

安静了一会，有的想起自己没考好的功课，有的暗暗估计谁可以得学习优良奖章，有的已经过虑地想到了升高三、温课、毕业和升学考试……

“算了吧！”蓄云大声说，挥一挥手：“为什么要聊这些呢？我们是在露营，早就忘记它们啦。不要让考试、功课、奖章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吧。周小玲，你只要在这儿玩上一天，就会忘记一切，那么单纯，那么快乐，你尽情地享受生活，就象大小姐享受她家里的无尽的财产似的……”

吴长福动一动身体好象某一部分发痒，她用手拨一下圆而大的鼻子，叹了口气说：

“糟啦，一提功课我的情绪就受了影响！如果咱们老在这儿露营，没有考试，没有提问题，没有及格和不及格，那多好啊。”

李春又坐起来，手里抓着几根稻草，她微偏着大脑袋，跳动着剑似的有力的眉毛，眼睛斜视，显出思索和不以为然的神气，她瞅着吴长福，眯一眯眼：

“你说的不对，老在这儿露营是没意思的。生活经常是一种匆忙的追求，恬静和安逸是暂时的，是对匆忙追求的一种报答。因为短暂，所以美好，所以值得……”

“大学问家！”吴长福小声嘟囔，看一看别人，作了个鬼脸。

“我们出去玩吧，不在这儿‘坐而论道’了。”袁新枝伸一个懒腰，表示她已经疲于闷热的帐篷中的谈话。

女孩子们依次探着身子，从帐篷里出来。身边的“幸福泉”水缓缓地喷涌；树上的“知了”急急地噪聒。由于帐篷里坐久了，那毫不吝惜地照亮了没有边际的世界的阳光，刺痛了她们的眼睛。

正午，地里的水气蒸发，帐篷里热得象笼屉似的，但是，玩累了的孩子仍然熟睡着。周小玲作了梦，梦见自己热得受不住，特别想吃冰棍，走了几个冷食店，赶巧都刚卖完，最后好不容易拿到一根冰棍，放到嘴里，正要吃……一群男学生的叫嚷声：

“开门！”

“还不起来？都要热化了！”

张世群和他的伙伴前来邀请她们去颐和园。周小玲讲述自己的梦，埋怨着。男学生们赔不是说，到了颐和园，他们准备每人买一根冰棍送给周小玲。

杨蕾云轻慢地说：“倒象你们怪大方的，可是，梦里的冰棍，难道能用钱买得到？”

张世群接上去：“如果你请我吃一根冰棍，我甘愿把所有作梦吃冰棍的权利让给你！”

大家都笑，显然张世群胜了。

张世群是六十五中的团总支委员，今年刚好毕业；他已经参加过升学考试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过中学时代的露营生活。他和杨蕾云是“老朋友”了：在一年前的暑假中，团市委组织

了一次文艺书籍的座谈，就是在这个会上，杨蔷云初次见到了他。他穿着破衣服，用宏亮的声音发言，激昂地诉说自己的感想，并且拿自己思想上的缺点和书中的人物对照；女孩子们欣赏他的质朴和豪迈，又觉得他认真得未免过分，暗暗发笑。然后，他又激烈地抨击书的缺点，扣了些大帽子，如说：“作品还是不成熟的……。”

会议休息时，他与蔷云无拘束地交谈起来，说：“最后的批评有点过火吗？没办法，说着说着走了嘴。”蔷云笑个不停，笑这个人简直跟自己一样。

那天散会以后，下了阵大雨。蔷云坐在电车上，到了第一站停车的时候，扒头往外一看，张世群远远的骑车飞奔而来。他躲避雨，也没有任何雨具，兴奋地一手扶着把，一手搔一搔头发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他驶近电车站，看见了她，大叫了一声：“杨蔷云！”活象熟朋友。杨蔷云笑他：“真是艰苦奋斗啊！”这时，自行车已经越到前面去，他回头挥手答道：“那就向我学习吧。”

露营的第一天，蔷云就看见他。他光着脊梁，领着同学运稻草，搬木板，钉营钉，竖营杆，出了不少汗。杨蔷云招呼他：“劳动模范，还认得我么？”

他说：“您的模样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

他们到了颐和园，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到后山去玩，于是连跑带跳地拥过去，袁新枝教训大家说：

“你们怎么了？谁在喊跑步走啊？就不会散散步，慢着点，欣赏欣赏风景？”一个男学生偷偷把脚横在她腿前，绊了她一跤，大家拍手称快，张世群说：“我作了一首诗：

姑娘摔了个漂亮跤，
小伙子一旁哈哈笑，

欣赏风景没啥劲，
不如看看您摔跤。”

他们又跑着走了。既然飞翔都不能满足青年的心，更何必谈散步呢？让青松的阴影交错，让金色的亭台旋转，让姑娘们的裙子掀起来吧。

归途上，萧云和张世群走在一块儿，他们唱了许多曲子。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。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。张世群问：“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？”萧云眯着眼笑了。

孩子们坐在地上，围成半圆形，等着营火会开始。木柴堆得很高，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、很旺。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洒了煤油，又忙着检查用的砂土和水。四个少先队员（两个男孩子，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，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）一人拿着一个火把，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，营地黑沉沉的空间，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；凝神的关心，也变成骤雨般的掌声和呼叫。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，但大家都象是比赛似的，大声叫着好；他们知道，自己不叫，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营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。

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，骄傲地吐出了火焰，扩散着光和热，烟和水气，映得周围一片通红；许多火星，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，散落开，隐去了，代替它们的是更着急的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。

苏宁坐在杨萧云身旁。她生着一副清瘦的脸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，都特别小，眼光温和而不安，头发发黄，而且天生地弯弯曲曲。她对萧云，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。她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。直到今天晚上，萧云才想起苏宁，心里觉得有点抱歉——她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，就感到没有自己，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——于是，她特意来找苏宁。

苏宁拉着蔷云的手说：“快瞧这些火星呀，飞的那么高，又美，又多，又富于变化，可惜不能长久存留，要不然……”蔷云靠在她的身上，回答：“不，我喜欢火；火星，不过是火的孩子。”说完，她直直腰，四处张望，她在寻找郑波，当然郑波不会在，但她仍然愿意找找，而且设想，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。也许，她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。

文艺节目开始了，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，虽然有点乱轰轰，但是穿得漂亮，人多，劲足，鼓声震着耳朵。最后，全体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，这诚恳感动了大家，于是掌声四起，而且有人喊：“再来一个！”

接着是众多的唱歌，合唱，独唱和二重唱，俄文的《红莓花开》和朝鲜文的《桔梗》，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。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的“迎春舞”：

我们狂欢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，
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，

……

大家和着一起唱。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，张开两臂，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，营火，人，天地，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。

左角上出了点声音，转移了大家的视线，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。马上弄明白了，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，“体验生活”。

杨蔷云点点头，她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，值得记忆的。但谁又全了解呢？譬如自己吧，营火把心都烧热了，心里盛满了欢乐，快要溢出来了。可又怎么样呢？待会儿要念诗，那是小事情。要对得起这一切啊，生活的恩情，朋友的爱，难忘的夜……

司仪宣布杨蔷云的诗朗诵开始，蔷云最初好象没听见，仍然坐在地上默想。苏宁推了推她，才猛然醒悟，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。

旁边是熊熊的营火，服务员不时添加着木柴；前边是一排排的同学，那里有熟识的和生疏的脸；头上是被惊动，被照亮了的夜空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蔷云的眼睛离开了火焰和人群，望向无边的远处。微带颤抖的，甘美的声音轻轻吐了出来：

费尽千言万语，
说不清一瞬间的欢乐。
当营火腾起的时候，
当伙伴们在一起，
当歌声穿过，
夜的烟雾，

稍微停了停，接着较快地念下去：

我爱营火，
爱夜晚，
爱学校，
爱生活。

蔷云兴奋得红了脸，心跳得愈来愈急，眼睛湿润了。她扬起了头。

.....

.....

蔷云弄不清自己在说什么，只觉得从火焰里，从同伴中，从周围，有无数的激情注入自己的心头，于是，学生们自己作的拙劣的诗句，发出了异样的光彩，她与周围的一切齐声歌唱：

噢！怎么木柴渐渐稀疏？
怎么火焰渐渐微小？
火星飞落，不知道去处，
歌舞匆匆，也有个完了，
而我的诗篇不会结束，
它永生赞颂，一直到老。
我们的青春常在，
我们的青春燃烧，
我们的青春常在，
我们的青春燃烧。

掌声轰鸣，蔷云回到原地坐下，她看不清朋友的笑脸，听不清朋友的声音，全部身心，都和集体，和欢乐的海洋，溶化在一起了。

晚会散了，孩子们走向自己的帐篷。一边走，一边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火焰的余烬和忙碌的服务员。苏宁忧伤地说：“开营火会是快活的，散会就不了。”蔷云说：“它不会散的。”她们道了“明天见”，各自去睡。夜已经深了，但是谁都不想睡，蔷云更是睡不着。从小，她就不爱睡觉，睡觉象掉在一个大黑洞中；今天，尤其不想睡。于是，披上衣服，溜出去了。

月亮升得很高，把一个个帐篷的阴影铺在地上。方才还在

热闹地举行营火会的空地，已经看不出丝毫痕迹。有的帐篷，传来窃窃的私语，有的帐篷，已经鼾声大作了。

萧云向“营门”走去，一个幼小的孩子，扶着军棍在那里站岗，腼腆地问：“口令！”

萧云回答了口令，走出去了，她后悔自己不如回答“不知道”，看那小孩怎么办。她来到水田边，心疼地望着一大片荷叶；茶花多半都谢了，莲蓬还没有熟。她向前走了几步，坐在一块石头上。

“杨萧云！”有人叫她。转过头，原来张世群也溜出来了。他又叫：“杨萧云，看得清我吗？”

“这么好的月亮，看得见。你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看看天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？我想看看地。”萧云小声笑了，月光透过树叶，落在她洁白的牙齿上。他们没有说话，张世群用右手的中指打了个响。

“诗，念得好极了……”

萧云摇了摇头。

张世群畅快地说：“三反”时候，我看守“老虎”，一天晚上，我值完班回宿舍，一抬头，月亮是那么神秘而且清凉。我就想，一定得找一个时间，好好地看月亮。”

“看了么？”

“可是，今天一看，全都变了。这天空，这月亮，还有树，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新鲜，就是多么大的愉快呀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真的，一切都显得特别和谐……”

“一切都不可思议，”萧云感动地拿起张世群堆满厚茧的手：“张世群，你懂吗？当我看着睡下了的帐篷，还有这清明的天空和满池的荷叶，我想起我们的暑假，想起你的已经过去了的，

和我的正在其中的中学时代，幸福就好象从四面八方飞来，而我禁不住流泪……“

2

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，是女七中高二甲班的学生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。

一九四七年下半年，她们升入中学。她们的中学时期，开始于解放前最黑暗的年代，也是人民的斗争最英勇，最伟大，和终于获得胜利的年代。那时，她们虽然幼小无知，但是，残酷的生活和激烈的斗争，整个旧社会崩溃前夕的动荡与革命风暴的雄威，远远胜过童年的欢乐和漫不经心，在她们的心上刻下了严峻的痕迹。她们记得：物价如何一天三涨，饥饿的梦魇在家家户户出现。她们看见过搂着姨太太的大腹官僚，光天化日之下的盗匪和当众卧轨自杀的教师。她们知道装在大卡车里、代表”军“警“宪”、背着大刀的“执法队”，满街巡回，抓住可疑的人有权就地砍头。她们不费力地明白了报上所登的“国军主动转移阵地”、“警察与学生互殴”、“某某人失踪”的真正含义。她们也有的站在路旁，怀着尊敬的心情，远远望着那些冒险游行示威，和用油漆到处写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口号的大学生们。

那时，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某位立法委员的夫人，她除了在委任令下达的时候到校“视察”过一次外，从来没露过面。那一次视察以后，全校师生员工的闲谈几乎都以她身上的脂肪作中心。老教员袁闻道先生——袁新枝的父亲，偷偷向同学透露：这校长比文盲强不了多少，校长视察时，问语文教员“曹大家”座落什么地方，问体育教员女学生能不能跳“掌杆跳”。在学校掌握实权

的是男训育主任，外号叫黄大嘴，他高兴时爱向学生说：“我和蒋中正总统握过手”，生气时爱说：“别以为你们是女生，犯了规照样打你们个四脚朝天”。常和黄大嘴一起喝白干酒的是体育教员牛麻子，国民党刚来时，他作过三青团的分队长，但是不久三青团在学生中臭不可闻，也就没听说他再领导三青团了。

当时的学生大致可以分四类。一大部分是努力读书、不管其他的“老实人”，她们家庭贫苦，时时受着失学的威胁，初中学生更怕功课差了考不上市立高中，如果上私立学校可缴不起学费。一部分是小姐，讨厌数学，害怕上体育，不敢解剖青蛙，受不了氯气和二氧化硫。她们喜欢看《红杏出墙记》和《薄命鸳鸯》，喜欢唱“我说你别走得那么快”，喜欢模仿各种“美式”“港式”服装，冬天穿西服裤小棉袄名曰“原子服”。她们最喜欢的还是生病，躺在床上呻吟和嚼泡泡糖。个别的忽然中途退学，去嫁人，作填房或是“吉普女郎”。再有极少数的渣滓，包括“鸡区（解放区）同学会”负责人——逃亡地主的女儿，流氓组织“十三妹”中的“姊妹”，和中统特务。教员对她们也是低声下气，敬而远之的。

最后是我们的人，共产党员，民主青年联盟^①盟员。她们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之下，进行团结群众和发展组织的工作。四七年，她们搞起了合法组织——学生自治会，组织同学参加进步大学生办的寒假补习班，组织同学参加平津学生大联欢，也搞了小小的图书馆。但是不幸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，在一九四八年四月，国民党先从师范大学动手，旁及了一些中学，逮捕了这个学校自治会的活动分子十七人，最小的才十四岁；摧

^① 民主青年联盟，是解放战争期间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学生组织，解放后，盟员一律称为青年团员。